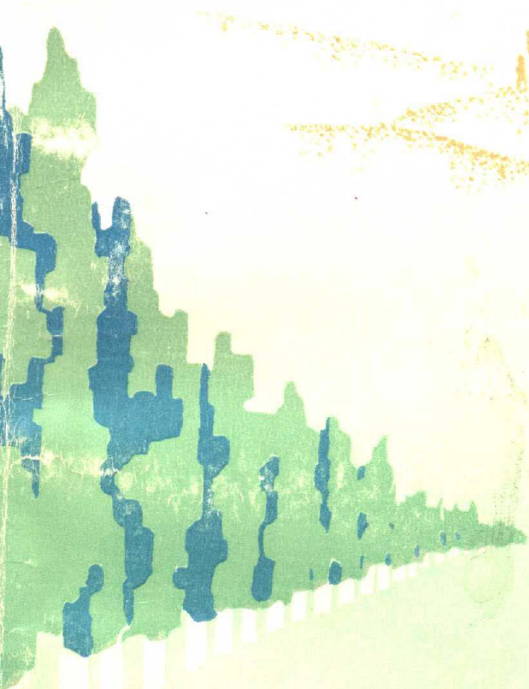


沙
海
春
色



沙 海 春 色

—十二团（原共青团农场）成立
三 十 周 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 一 师 十 二 团

史志办公室编

一九八八年五月

责任编辑：王 玮、黄金杰

封面题字：金荣华

字数：95000

册数：500册

印刷：农一师印刷厂

而 立 之 年

（前言）

十二团迎来了而立之年。

今年五月四日，是十二团（前身为共青团农场）建团三十周年。这在十二团生活中是一件大事，也是农一师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十二团建团之初，九十余万元是全师广大军垦战士捐赠的。八百余名青壮年是从全师各团抽调的。纪念十二团成立三十周年，毫无疑义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可是，对我们来说，却是坎坷曲折，风风雨雨的漫长路程。我们有着成功的欢欣，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常常引起我们的缅怀；我们也有失误的苦痛，那悔恨交加的情景时时对我们敲起警钟。不管我们取得的胜利还是遭到的失败，都付出了艰苦的代价。历史可以作证。

我们有开拓者的自豪。建场之初，胡杨萧萧，红柳丛丛，野猪豕突，黄羊狂奔。我们枕着沙丘，饮着碱水，硬是用一根扁担两只手，让沙海变成了绿洲。

我们有改革者的勇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振兴了农场，生产发展，经济腾飞，连年亏损的局面一举扭转。

三十年功过，谁人于以评说？留给后来人吧！真假、美丑、好坏、是非，不忙下结论。我们仅把这史实纪录在案，

一则可作前车之鉴，二则可让历史告诉未来。

为此，我们编纂了回忆录“沙海春色”。“沙海春色”的作者，都是三十年历程的见证人。除了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的老首长外，其余都是十二团中的一员。他们有的是创建共青团农场的老军垦，也有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他们有知识青年，也有复员军人；他们有的是干部，也有的是工人；他们既是作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勾勒了十二团三十年来走过的历程。虽不是全貌，也可略见一斑。

三十年了，十二团度过了天真幼稚的童年，又度过了感情冲动的青春。而立之年，标志着我们已经成熟。

让我们都用美好去勾画未来吧！

十二团史志办公室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辑

塔河五姑娘.....	王 玮 (3)
建场初期.....	贺承泰 (11)
初进塔里木.....	石含玉 (15)
真正的塔里木人.....	汪遂仓 (20)
我在机耕队时.....	赵守印 (25)
回忆建校初期.....	刘凤琴 (28)
货郎担.....	方 常 (33)
运种.....	史文彦 (36)
激战放水渠.....	韦延礼 (39)
忆开荒工地306	周树梓 (43)
老军垦的自行车.....	祖玲萍 (46)
雨和歌的洗礼.....	卢贤昌 (49)
我耳闻目睹的老一辈.....	袁玉玲 (53)
青春的足迹.....	朱炳祥 (56)
疯狂时代的故事.....	甘培中 (62)
一支活跃在农场的轻骑兵.....	卢贤昌 (67)
我当护士的第一年.....	丁惠琴 (71)
一个连队的诞生.....	毕明欧 (74)

我生活在连队·····	梁 萍 (79)
-------------	----------

〔第二辑〕

我的回忆·····	肖世诚 (83)
历史的壮举·····	高维华 (86)
辛勤耕耘的人们·····	张守信 (93)
改革是企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张长坤 (96)
双手开辟新天地·····	石正明 (100)
改革中的回顾·····	王宽义 (106)
塔里木第一代年青人·····	王子平 (108)
农场的牧工·····	蔡荣汉 (117)
沿着前任的路往前走·····	沙敬禹 (122)
第一次锻炼·····	金荣华 (124)
十二团概况·····	柏文亮 (126)
编后·····	(130)

第一輯

塔河五姑娘

王 玮

如果你今年十八岁，你会干些什么？如果你是当此芳龄的姑娘，你又会想些什么？每个人都有十八岁，你是怎样渡过的，或者准备怎样渡过？

假若我们把历史的车轮推回三十年，那沉睡了万年，从没人打搅的塔里木，有许多人正在渡过那焕发青春光华的十八岁。在这里，笔者不想写下众多的英雄谱，而是写在此芳龄的五个姑娘，写一写她们的战斗、生活和风采。

一九五八年的初夏，开发塔里木南岸的战斗已经打响。为了解决灌溉问题，师里决定，在红柳丛生在胡杨萧萧的荒原上，开挖一条引水总渠，称为南干大渠。在这条渠线上地形非常复杂，有高几十米的沙包，有合抱粗的胡杨，还有密匝匝的红柳丛。那时，没有一辆独轮车，没有一台拖拉机。沙包，要靠肩膀挑走；大树，要用双手放倒；红柳，要拿砍土曼挖掉。上级规定，参加修建南干大渠的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身体好，二、思想好，三、要男的。

这一天，共青团农场二队参加开挖南干大渠的小伙子，雄纠纠地站成两列横队，准备出发。

队长王居，威严地喊着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小伙子们精神抖擞，队列齐得象两条直线。王居的目

光，由排头开始，从一个一个脸上往下扫去。忽然，他目光停住了。队伍后面多了一个尾巴：二十几个姑娘紧随着小伙子的队列，也排得整整齐齐的，挺胸昂首威风凛凛。

“谁叫你们来的？回去！”

小伙子们偷偷地笑，露出轻蔑的神气，仿佛在说：“你们哪，不够条件！”

二十几对耳朵居然没有一个听见队长的话，站在那里，目不斜视，纹丝不动。

王居忍着一肚子火，大声下令：“出发！”

小伙子们把工具往肩上一扛出发了，二十几个姑娘也跟了上去。王居伸手兜头拦住为首的王士卿和王华玲斥责：

“跟你们讲过多少遍了，你们吃不消。”

二十几双眼睛瞪了他一眼，表示了一致的气愤。她们执意要走。

劝了她们两天的王居，知道再说也无济于事，就打电话向场部求援。政治处主任骑马赶来了。他给王士卿做工作，给王华玲讲道理，对大家下死命令，结果却遭到了一连串的质问：

“男女为什么不平等？”

“为什么轻视我们女同志？”

“领导偏心眼，瞧不起人！”

电话又摇到了场长肖世诚那里，肖世诚皱了皱眉头，下令：“让他们去，到时候自己会退下来的！”

二十几个姑娘兴高采烈地跟上了小伙子的队伍。她们得胜了。

用某些人的目光来说，二十几个姑娘的行动叫人不可思议。她们做了两件傻事：第一件，放弃了原来较为优裕的环

境，跑到这个白手起家的共青团农场来。就拿组长王士卿来说吧。她捐了七十元钱，后来把自己也捐给了共青团农场；王华玲呢，本来在沙井子，一样捐了七十元，再搭上自己。第二件挖南干大渠是极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渠宽六十米，下挖有的三、五米，有的七、八米；碰到太沙包，还得下挖十多米。这许多土方全凭两个肩膀往上挑。碰到流沙，走一步，滑半步，眼看快到渠顶，“嗤溜”一下，连人带筐翻倒渠底。这样的劳动，有人躲都来不及她们偏偏往里挤。

挖渠工程全面铺开了。二十几个姑娘遇到了严峻的考验。果然，不出肖场长所料，有人受不了啦！叫苦的有，唉声叹气的有，哭鼻子的也有，本来嘛，连小伙子都感到吃力的活，姑娘们怎么受得了。每天天不亮起床不擦黑不回来；每天定额十方半，全靠两个肩膀往外挑；还要伐树，挖红柳。陆陆续续的，有人退却了。今天走两个，明天少三个，不久，二十几个姑娘，只剩下了五个。

“不出三天，工地上就是清一色的男子汉了。”

“一星期之内，姑娘突击组就成了历史。”

不少预言家给五姑娘下了断言，还有的小伙子已准备接收他们的工地了。

王居也来劝她们：“就你们五个人了，回吧，你们的精神，领导已经知道了。”

五个姑娘凑到一起，五个拳头握在一起，她们发了誓：

“干下去，干到底！”

五姑娘明白，要在挖渠工地坚持下去，首先得打破人们“姑娘不如小伙”的习惯概念，在工效上把小伙子压倒。她们商量了对策，先解决爬坡问题。女同志没有男同志冲劲大，遇到流沙的陡坡直接影响工效，她们采取了泼水、铺野

麻等方法，都不理想，这次又想了一个新办法：把胡杨树皮剥下来铺在路上，效果真的好多了；她们挑的筐子，虽然是特大号的，但这里尽是沙子，沙子从筐子的缝隙中“唰唰”往下流，挑到渠上，只剩了半筐，她们就撕掉刚买来的床单，铺在筐子底下，解决了漏沙问题；她们感到和小伙子拼突击不是对手，只有拼时间，才能赢得胜利。因此就准备了手电，到了天黑的时候就把它挂在树上照明，挑灯夜战，这样可以在时间上取得优势。

打那以后，五姑娘白天干了一天，晚上还加班干上小半夜。原先，她们还每天晚上回去睡觉。工地虽然离家不远，他们怕迷路在树上作了记号，但天黑就看不见了。有一次天黑后，她们在砍红柳，突然窜出一条凶猛的大狗，向她们扑来。五姑娘吃了一惊先跑了一阵，狗紧追不舍，她们返过身来打，幸亏狗主人出来拦住了，原来是放牧的维族老乡的家犬。此后，姑娘们干脆不回家睡觉了，累了枕着扁担睡，醒了起来再干。

五姑娘的日工效急速上升，她们的平均工效，超过了全工地所有的小伙子。

塔河五姑娘的名字上了师的《胜利报》，上了兵团的《生产战线报》。一天，师长林海清视察挖渠工地，专门来看望五姑娘，并且参加了她们的劳动，临走，还特意关切地说：“要注意休息，不然，我就下命令不让你们来了。”

小伙子们不服气了。堂堂七尺男子汉，腰圆膀粗的，竟然败在五个姑娘的手下，太不光彩了。特别是五个姑娘中那个叫赵桂荣的，年龄最小，长得也最矮，挑起大筐子来不用绳子挂，直接套在扁担上就成，不然就嫌长了。叫这些人打败，脸往哪儿搁？小伙子们联合行动，要和五姑娘进行擂

台赛。

一天开午饭的时候，小伙子们围了上来，一来探探实力，二来下战书。炊事员谭发水给大家送饭来，几个小伙子拥过去揭开笼布一看，愣住了：“谭师傅，今天的馍怎么——”

谭发水笑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往常我跟你们说，这五姑娘呀，干起活来比你们强，吃起饭来也不亚于你们，你们都不相信。今天，我特意做了一公斤一个的长馍，让你们开开眼界。来，五姑娘，吃饭啰！”

王士卿先走过来，看见那又长又大的杠子馍，也吓了一跳：“谭师傅，你咋整的？”

谭发水眨眨眼，给五姑娘使了个眼色：“免得一个一个的拿，麻烦。给！”

副组长王华玲领会了谭发水的意思，招呼一声：“吃”！说着拿起——不，应该是捧起一个大馍就咬了一口。其它几个姑娘也旁若无人地各自捧起了一个大馍。

小伙子们愣在那里，眼睁睁地盯着五姑娘，看着那垂在胸前的大馍一点一点缩短。三分之一，一半，三分之二。五姑娘喝一口水，啃几口馍。吃得津津有味，根本不把围观的小伙子们放在眼里。当一公斤的长馍在姑娘手里只剩下巴掌大一块的时候，小伙子们发出一声惊呼：“妈呀！”一哄而散，他们在心理上打了败仗。

当然饭量归饭量，小伙子们真的下了战书，他们要在擂台赛上见高低。

星期六下午，挖渠工地休息半天，让参战者作准备。

五姑娘先到伙房找到谭发水要辣子，这是防止瞌睡的妙办法。当时，塔里木的一切食品都由阿克苏拉来，这辣

子，是用来给伙房作调料用的。谭发水早就站到了五姑娘一边，二话不说，把辣子给了她们。接着五姑娘就直奔工地。她们采取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着天亮，先把工地上的浮土用砍土曼甩掉，天黑以后，就用扁担挑。

时间过得很快，天快黑的时候，谭发水给她们送来了绿豆稀饭、油饼，五姑娘顾不上吃，抓了个油饼，一路挑担，一路往嘴里塞。

天黑了，手电筒亮了起来，五姑娘开始夜战。她们把筐子装得满满的，步子迈得大大的，挑起来一路生风。王士卿忽然发现两个姑娘有点异常，凭着女同志特有敏感，知道是麻烦事来了。

女同志就是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往日碰到这种事，工作调一下，担子轻一些，脚步缓一点，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两个姑娘看出了王士卿的犹豫说：“没事，只管挑”。

“怎么能没事呢？但是在这时候，——”王士卿一咬牙，加快脚步。

整整一个晚上，五姑娘都在重担中度过的；天蒙蒙亮，她们迎来了塔里木的黎明。小伙子们神气活现地来到的时候，五姑娘工地的渠顶上，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小伙子们呼喊起来，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们发疯一样追赶着，很快，在他们面前也迅速升起了土堆。

五姑娘不敢大意，尽管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两条腿也象挂了两个沙袋，她们仍然憋足了劲，和大喊大叫的小伙子拼速度。

白天在你追我赶的激战中过去了。小伙子们昨夜吃了亏，今天晚上，他们点起篝火，也开始了夜战。

五个姑娘已连续干了三十六个小时，能再坚持下去吗？王士卿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谁也不赞成回去，她们怕落到了小伙子后边。

晚上又接着干。五姑娘毕竟不是铁打的，疲劳向她们袭来，眼皮一个劲儿往一起拢。王华玲解小便时，竟停在那里合上了眼睛。王士卿见她好久不回来，就喊：“王华玲，王华玲！”王华玲机械地答应：“哎，哎。”可是身子没有动，王士卿找到了她，把她拉起来，王华玲才刚刚醒过来，奇怪地说：“我怎么睡着了？”

王士卿记着王华玲打瞌睡的教训，脚不停地挑着担子，心想，这样总不会睡着吧，走着走着，忽听装土的赵爱莲叫道：“你怎么搞的，把土又挑回来了？”

“哪里，哪里？”王士卿也刚刚清醒过来。

“你自己看。”跟在后面的郭桂荣说。

王士卿低头一看，可不，刚放下的一对筐子，装的是满满的土，她竟挑着担子睡着了，忘了把土倒掉。

“哎哟；我也瞌睡了，得想个办法。”

“咱们唱吧？”

“唱什么呢？”

“唱自己爱唱的吧。”

五姑娘中，除王士卿是山东人外，其它四个都是河南人。立刻，工地上响起了山东吕剧、河南梆子，一个连着一个。她们一边唱还一边笑。

邻近的小伙子都叫了起来：“五姑娘疯了，疯了！”

到了下半夜，五姑娘唱不动了。瞌睡又上来了，怎么办？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亮！

她们想到了法宝：辣子。

每人咬了一口辣子。哟，真辣，舌头辣，嘴唇也辣，碰到鼻子，鼻子也辣，瞌睡虫全跑了。

天亮了，擂台赛结束了。五姑娘整整干了四十八小时，挑了四十八个小时的大筐。

场机关的王子平、石正明来验收成绩，看到渠边上的一座小山，大吃一惊，拿出皮尺来一量，每人竟合七十二方土。再看看小伙子们的工地，不用量，把他们甩得远远的。

领导也来看，记者也来拍照，五姑娘的工地闹熙熙的，无不对此发出惊叹。他们四处寻找创造奇迹的五姑娘。五姑娘却消声匿迹了。她们无暇顾及这些荣誉，回到家倒头便睡，这一觉睡得可长，整整躺了三天，谁也没有起过床。

也许，有的人又会说：那是傻干，玩命。然而，当笔者访问她们的时候，她们人人都对此十分自豪。她们觉得，在十八岁的青春岁月里，她们留下了值得回首的记忆，并不是一片空白。朋友，你的十八岁有没有珍贵的记忆，是不是一片空白？

今天，这五姑娘都还健在，一个在粮油加工厂，一个在学校，另外三个各自承包了三十亩土地。她们完全可以拿出一大摞奖状来向上级伸手，可是，她们仍像十八岁的时候一样傻，都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日月终究在流逝，青春毕竟要过去。在历史的长河中，五姑娘应该属于一滴飞溅的浪花，人们是不会忘记她们的，也不应该忘记她们。